

# 让教育回归本源 附加价值

蹊



图为法国的中学生。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法国人的高中择校观

本报驻巴黎记者 黄昊

近日,《世界报》根据法国教育部公布的4500所公立、私立高中指标数据,对全法最优秀的高中进行了排名。排名的依据主要参考各高中的高考升学率、高二升学率以及“附加值”等几个指标。而巴黎当地一家报纸公布的一份全法最佳50所高中榜单以“附加值”作为主要指标,直接导致一些传统知名学府未能挤入50强。这样两份结果迥异的学校排名,体现了当前法国国家家长在为孩子择校时面临的困境。

法国高中诞生于拿破仑时代,最初基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女的领地,能够进入高中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中期兴起的教育民主化促进了高中教育的普及,社会差异与教育质量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不仅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还要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执政以来,采取了“教育优先区”等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改革措施。但法国高中的改革基本徘徊于“才能至上”的精英主义和调整社会不公的“差异补偿”两种政治取向之间。既要按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要照顾弱势群体,在实践上难以兼顾,因此鲜有成效。

### 1 “附加值”成为评价学校的新标准

所谓“附加值”,通俗来说是指一所学校是否能为同等学力、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帮助,使其比原先获得明显进步。也就是说,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是否成功,不再看它招生标准多高、教学过程多么优越以及学生最终有多少精英人士,而是看它有没有让学生在过程中获得提升及提升了多少。相比之前的标准,法国这一新的评价标准无疑更符合教育的本来意义。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完善人的活动,把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逐步变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不断去超越别人,而是让他不断超越自我。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要有助于不断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使每一个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在未来生活中更加文明、更加科学,更加幸福、更加美满,而不是致力于让他成为全球前百分之多少的人之一。

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来说,以“附加值”而不是升学率为标准评价学校,显然可以更好地调动所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同时更客观地评价学校的办学努力。

在以升学率为评价标准的体系当中,差学校往往容易自我放弃和被放弃,名校可能整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考入著名大学,但有的学校可能办高中,也有学生考入顶尖大学,这样一来后者会被评价为办学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社会教育资源的投入也会更加倾斜到那些升学率更好的学校,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教育看起来像一个淘汰的过程而不是提升的过程。

而在以“附加值”为评价标准的体系中,每一所学校的办学努力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被比较的。一所考入60分的学生让他以70分毕业,和一所考入90分的学生让他以100分毕业,两所学校的办学水平是一样的,而前者因为条件较差,其办学努力应该获得更多肯定,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同木桶短板原理,前者的价值和意义也更为可贵。

“附加值”评价的意义在于把学生个体评价和学校工作评价分开,改变了过去以学习成绩来评价学校工作的方式。一个学校的“附加值”愈高,意味着学校为改善教学质量而作的努力更多,效果愈好,从而对不同条件的学校和教师的工作给予了更加公平的评价,让人们能够看到那些艰难条件下的教师和校长们的努力和水平。

“附加值”评价标准在法国也是刚刚起步,还不能确定是否会被社会接受,可以想见,这一新的举措需要时间,过程也将很艰难,因为这首先会让名校压力增加,不同评价标准也将会改变教育资源的格局。但是这种评价体系应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也值得全球各国的教育部门关注和学习,因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所有学校办学积极性和努力正是科学的教育评价标准希望达到的目标。

一份全法高中的排名显示,法国人已开始尝试不把升学率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是用“附加值”作为新的评判依据。标准的改变,直接的后果是一些法国传统的知名中学排名下降至50强之外,而一些此前看起来并不是很“成功”的中学则排名上升。

所谓“附加值”,通俗来说是指一所学校是否能为同等学力、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帮助,使其比原先获得明显进步。也就是说,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是否成功,不再看它招生标准多高、教学过程多么优越以及学生最终有多少精英人士,而是看它有没有让学生在过程中获得提升及提升了多少。相比之前的标准,法国这一新的评价标准无疑更符合教育的本来意义。

自2015年起,法国教育部对高中的测评方法进行了修正,增加了三个指标,对全法4340所公立和私立高中进行了测评。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是:高三应届生高考成功率,即本校当年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学生占该校当年参加高考人数的比例;在该校完成高一至高三学业并参加高考且获得文凭的学生比例;离校生中获得文凭的比例,包括正常毕业、复读后毕业、中断学业等原因离校的学生人数。

法国教育界认为,上述三个新指标可以较为精确地分析出各高中在其人才培养上的附加值。该评估以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的进步为主要依据,一方面能减少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地体现学校办学水平;另一方面,评估要在同类学校和同类学生间开展,即同一类学生在不同学校的进步状况不同,则可以反映出两所学校的办学能力高低。

目前“附加值”是法国高中评估考核体制中,与高考通过率同等重要的概念。教育部认为此项数据对于学生择校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确定这个附加值的方法是:根据学校所在地相关的社会、家庭情况,为每个学校确定一个“学区期待率”和“全国期待率”,凡是生源条件愈好,“名气”愈大的高中,这两个期待率也愈高,比如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的“学区期待率”和“全国期待率”分别为100%和99%;而在因各种社会问题集中而著称的大巴黎地区93省,即便是一所省内名列前茅的好学校,如芙罗拉·特里斯当高中,法国教育部为其确定的“学区期待率”和“全国期待率”分别只有86%和87%。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把学校在高考中实际取得的合格率与规定的“期待率”相比较,便得到这所学校的“附加值”。因此,高“附加值”意味着某一所学校在全国高中会考中的成绩超过了规定的希望值,表明该学校在努力帮助学生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取得高考成功方面所取得的“额外”的成绩。

一个学校的“附加值”愈高,自然也意味着学校为改善教学质量而作的努力愈大,效果愈好。对于那些生源和其他条件优越的所谓“名校”,由于本来的“期待率”高,所以“附加值”的空间也极小,甚至为零;而有一些学校虽然先天条件不及名校,但有努力改善的空间,这种努力便以“附加值”的形式体现出来。

有专家认为,尽管高中“附加值”概念的提出更加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但由于其刚被提出,加之近百年来自法国的教育制度和理念难以改变,该评价标准是否能被社会以及家长接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法国的高中择校观,最初基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女的领地,能够进入高中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中期兴起的教育民主化促进了高中教育的普及,社会差异与教育质量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不仅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还要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执政以来,采取了“教育优先区”等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改革措施。但法国高中的改革基本徘徊于“才能至上”的精英主义和调整社会不公的“差异补偿”两种政治取向之间。既要按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要照顾弱势群体,在实践上难以兼顾,因此鲜有成效。

法国的高中择校观,最初基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女的领地,能够进入高中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中期兴起的教育民主化促进了高中教育的普及,社会差异与教育质量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不仅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还要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执政以来,采取了“教育优先区”等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改革措施。但法国高中的改革基本徘徊于“才能至上”的精英主义和调整社会不公的“差异补偿”两种政治取向之间。既要按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要照顾弱势群体,在实践上难以兼顾,因此鲜有成效。

法国的高中择校观,最初基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女的领地,能够进入高中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中期兴起的教育民主化促进了高中教育的普及,社会差异与教育质量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不仅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还要求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执政以来,采取了“教育优先区”等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改革措施。但法国高中的改革基本徘徊于“才能至上”的精英主义和调整社会不公的“差异补偿”两种政治取向之间。既要按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要照顾弱势群体,在实践上难以兼顾,因此鲜有成效。



图为法国亨利四世中学外景。 资料图片

### 3 追逐名校还是回归教育本质

针对法国国家家长在择校时热衷于名校,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的问题,法国教育界也在进行反思。在《世界报》专门编撰的择校指南中,在文首便强调,升学率不应成为择校的绝对标准,耐心去寻找符合自身学习能力和志向的学校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文章指出,如果学生的成绩不理想,那么即使进入名校,也无法适应甚至被淘汰。除了竞争激烈的招生考试,名校在高考前为了保证自己的升学率,还会将那些表现不佳的学生送走,很多公立或私立名校都有“开除”差生的传统。所以追逐名校不如选择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能力,帮助学生备战高考的普通高中。法国媒体早在2014年就报道过此类学校:巴黎郊区塞纳-圣德尼省 Maurice-Utrillo 中学和鲁贝市 Jean-Moulin 中学成功地帮助一些起步艰难,多半出身贫寒的学生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巴黎华人聚居的13区佛雷中学也因生源普通,但高考成绩不断提升,而受到媒体好评。

该文章认为,学生在挑选学校时,应当先明确个人情况和志向所在,再参考相应绩效指标,最好能够对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和了解后再作决定。

## 泰国通过未来20年《国家教育规划》

熊建辉

2017年3月,泰国内阁批准实施为期20年的《国家教育规划》,该规划旨在为每个泰国人提供优质教育和终生学习的机会,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引导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的界限。

泰国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对外表示,这项《国家教育规划》确定了国家教育管理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提高泰国各年龄段国民的潜能,帮助他们寻求知识,不断提高自我。规划的目的主要有4点:一是提高教育管理过程的质量与效率;

二是培养泰国人成为人品好、懂技巧的良好公民;三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引导泰国早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减少社会贫富差距。

20年《国家教育规划》将分为4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为5年,2017—2021年为第一阶段。规划的实施重点在于让所有相关部门更好地了解规划的重要性,并且帮助他们寻求知识,不断提高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以便推进各级教育的发展。



图为泰国学生在牛背上看书。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美国教育2017年聚焦六大优先事项

帅欢欢

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42个州州长的2017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各州2017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32位州长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位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业技术人员、开设在职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是学生学习成就的

关键,17位州长将招募优秀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2017年将积极改善教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位州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位州长在施政演说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10位州长作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 日本贫困年轻人上学难结婚难

“有些人在不停嚷着减肥,但我平常的日子就等于减肥。真想快点到18岁,如果可以到酒吧里工作,就不会有金钱上的困扰了。在酒吧里攒够钱,可能还能上大学呢。”17岁的日本少女小林说。

小林的状况,正是日本无数贫困年轻人的写照。他们想要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学费高昂、父母无力支援,就业形势恶化,让他们不得不早早步入社会。原本应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普及的高等教育,却成了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梦。

按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年度《学校基本调查》,2016年度,日本大学入学率(包括四年制大学、短期大学等)为56.8%。与2008年大学入学率55.3%相比,没有明显增长,远低于韩国、美国、芬兰、瑞典的高等教育,却成了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梦。

多数日本家庭都有两三个小孩,小林家也不例外。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妈妈是全职主妇,全家都靠着父亲四十几万日

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的月收入生活,维持生计尚需精打细算,更别提储蓄了。明年面临升学的小林,看到自己心仪的岐阜大学仅入学金和第一年的学费加起来就要花掉父亲三四个月的工资,就连“想上大学”这句话都不敢向父母提了。

日本学费最便宜的公立大学,4年的学费相当于近30万元人民币,私立大学还要贵30%到50%,更别提费用高昂的医科大学。加上生活费,一个相对节俭的日本大学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40万至50万元人民币。对于有多个子女的普通日本家庭,这是一项很重的负担。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法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泡沫经济时期,一毕业就能轻松找到“终身雇佣”的工作,安安稳稳度过一生。年轻人干着繁重的工作,经济上与年轻阶层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一个人连生活都困难,更别提谈婚论嫁。如此看来,日本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少子高龄化”短期内恐无法得到缓解。 据新华社